

楔子 摆脫不了的惡夢

這該死的夢！

當她踏進一處偏廳時，猛地一頓，想要回頭已來不及——廳裡的男人動作飛快地來到她的面前，她連絲毫掙扎的機會都沒有。

而每每到此時，她就會無聲咒罵著。

為什麼她老是忘了這夢境，為何總是在踏進這偏廳時，才意識自己又作夢了，而這場夢的結局，總教她驚醒。

清醒時她總是一再告訴自己，要是下回再作這夢時，絕不能踏進這偏廳，可偏偏她總是忘了，或者說在夢裡身不由己。

這可惡的夢！

為何一再整治她，為何一再地在夢裡殺了她……

早已忘了什麼時候開始的，好像是從她有記憶以來，每隔一段時日總是要折磨她幾回。

總是在她踏進偏廳之後，命運開始轉動，最終她像是被押到一處石板廣場。

問她為何不確定，只因她的頭上被罩了帷帽，她根本看不清眼前的一切，甚至連那殺了她的男人都瞧不清。

被殺了上千回了，她只想知道為何讓她一再重複這可怕的夢。

忖著，一如往常，她被身後的男人踢倒在地，狼狽地趴伏在地。地是冰冷的，彷彿結了一層霜……明明是夢，為何她覺得冷？就連空氣裡瀰漫著一股吸入喉頭就凍得發痛的寒氣都如此真實。

「……長樂公主，為何要策劃政變？」

她垂著眼瞪著被地面磨破皮的手，不能理解為何在夢裡也感覺到痛。

「長樂公主，本王在問話，回答！」

她還是垂著眼。

她當然知道他是問她，但每每在這當頭，她總是不開口的。

長樂公主，在這個夢裡，她是個公主。可是她的夢境永遠只有這一段，她不知道那自稱本王的男人與自己到底是何關係，又她真是策劃政變而被斬殺……這是場夢，卻又像是一段發生過的歷史，是注定無法更改的過往，在夢裡，她彷彿和長樂公主融合為一體，孤獨地面對死亡降臨。

「長樂……妳為何要逼本王殺妳？」

她不想死，卻已無路可逃，在她踏進那偏廳裡，就已經注定了她的命運……如果下回再作這場夢，她非得記起不可，絕對不能踏進那座偏廳！或者讓她把夢作長一點，讓她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，讓他非置她於死地不可！

當她從面罩下瞧見走近的繡如意雲彩烏頭靴時，她知道，她的死期已至，哪怕早已歷經千百回，這一刻依舊教她恐懼，可弔詭的是，心裡有股聲音告訴著自己，這麼做是對的，她必須死……

長劍出鞘的刺耳聲響，她緊閉著眼，驟地，倒下。

在這一刻，她沒有一絲痛楚，她甚至可以感覺自己微笑著，哪怕她恐懼得快發狂，

哪怕她驚嚇得發出尖叫……

## 第一章 掉進另一場夢？

「千華！」

一個少年嗓音兜頭落下，教柳董猛地張眼，一如往常無數個惡夢驚醒的日子，她備受驚嚇地大口呼吸，渾身止不住地顫抖。

驀地，她被人擁入懷。

她頓住，下一刻毫不猶豫地推著眼前的人，然而眼前的人卻是文風不動……

誰？！到底是誰竟敢如此大膽進入她的寢屋！

正思付著，餘光瞥見此處並非是她的寢屋，是在屋外，而且她身旁還站了不少人，其中……

「四主子，先將公主鬆開吧，公主像是嚇傻了。」

她直瞅著發聲的男人，一個唇紅齒白異樣美態的男人，就連嗓音都綿綿細細的，儼然像是宮中太監，看那裝束真有幾分像。

重點是，他剛才看著她叫公主？

「你說什麼？」她話一出口，竟是細軟童音，嚇得她狠抽了口氣。

到底是怎麼回事？她還在夢中嗎？從惡夢又跳到另一個夢境裡？

通常惡夢之後她就會驚醒，哪怕疲憊不堪，她依舊會打起精神忙著莊子裡的活兒，可是……怎麼這一回還陷在夢境裡？

「千華，別怕，回頭四哥給你出口氣去，他們怎麼推你進湖，我就怎麼推他們進湖。」他的嗓音是少年特有的粗啞，說起話來慢條斯理，話家常道是非般的口吻，淺淺笑意更顯半神俊秀，眸底卻隱隱含著殺機，教她心頭一顫。

腦袋還釐不清頭緒，擁住她的人已微微鬆開了她，她抬眼，瞧見了一張異常俊美的臉，臉上稚氣未褪，要是換上女裝，活脫脫是說書人口中的桃花精了。

這桃花精似的少年郎有雙過分美麗的黑眸，一對上那雙黑眸，她忘了掙扎。

那是種說不出的滋味，彷彿尋回了遺失已久的珍寶，心間滿溢無以言語的激動，淚水甚至瞬間模糊了視線。

這股情愫來得這般強烈，教她錯愕得無法理解，卻怎麼也平靜不了。

「四主子，這事都還沒查清呢，你說這話可真是要把事給鬧大了，依奴才所見，不如先將公主帶回鐘粹宮。」那名少年太監俯了身子，刻意壓低了嗓音，餘光不住地偷窺站在幾步外的二皇子和三皇子。

她回神，聽出太監話中帶著幾分息事寧人，日後再作打算，不過——

「查慶，你說的是什麼話，哪是鬧大呢？不過是就事論事罷了。」被稱四主子的少年雖噙著笑意，態度卻萬分堅決。

「我說老四，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，敢情是以為我跟老三故意將千華給推進養心湖的不成？」二皇子華達大步走來。

「好了，二哥，老四沒那意思。」三皇子華透不斷拉著華達，充當和事佬，可惜華達壓根不給他面子。

「老四，把話給我說清楚。」華達陰冷著臉道。

身為四皇子的華逸懶懶抬眼，笑道：「二哥，你倒是說說，要是與你無關，為何你會站在湖畔，眼睜睜地看著千華在湖裡掙扎？」

「你說那是什麼蠢話？一個行兇的人還會留在原地不成？再者，我又不懂泅技，是要我怎麼救人？」

「啊啊，原來二哥不懂泅技呀，要記得趕緊學，要是一個不經心溺死在養心湖裡，那就不好了。」華逸笑瞇眼道。

「你！」

「皇上駕到！」

就在雙方劍拔弩張的當下，不遠處傳來太監通傳的聲音，瞬間，華達臉色微變了下，垂眼恭候皇上駕到。

華逸收回目光，朝身邊的人淺笑著，雖然笑意淺，卻是真實的。

而她直到現在才發現，他渾身濕漉漉的，束起的髮還淌著水，滿臉都是濕意，教她不自覺地抬手輕抹著他的臉，就見他神色微訝了下，隨即笑瞇了眼，十分愉悦般，教她看直了眼。

可以想見再過幾年，這少年郎會擄掠多少姑娘家的芳心。

就連她，心口也跟著顫跳著，教她無法理解也無法控制，只覺得眼前這一切荒誕不已，偏偏又真實不過。

「到底發生什麼事了？」

一聲悶吼落下，她抬眼望去，看著一個男人一身帝王打扮，怒氣沖沖地質問著，再見少年不慌不忙地回頭跪在皇上面前。

「父皇，都是兒臣不好，是兒臣沒將千華看顧好。」

南朝皇帝在得知華千華墜湖時怒氣難遏，但在瞧見華逸一身狼狽，華千華狀似無礙後，怒焰消減了大半。

「說，到底發生什麼事了？」

「晌午過後，兒臣到千華寢房找她，卻不見她午寐，於是讓宮女到外頭尋找，兒臣來到養心湖畔時，就見千華在湖中載浮載沉，便趕緊將千華救起，而那時，二哥和三哥就在湖畔。」華逸嗓音溫雅，不疾不徐地將經過簡略說出。

華達聞言，不禁暗瞪了華逸一眼，忙道：「父皇，不關兒臣的事，兒臣也是剛好和三弟來到湖畔賞景，瞧見千華在湖裡，兒臣也想救的，可兒臣不懂泅技，所以……」

「皇上，這事先緩緩，眼前要緊的是讓公主回去泡泡熱水，否則再待下去肯定會染上風寒的。」開口的是皇上身後的女子。

這時，她才發現原來不只是皇上來了，他身邊還跟了個女子，瞧她那身雍容華貴，再見華逸的眼神極不以為然，她幾乎可以篤定這女子必定是二皇子的母親了。

「皇后說的是，爾等還不趕緊送公主回鐘粹宮！」

「奴才遵旨。」查慶和幾個宮女忙道。查慶來到她的面前，像是要將她抱起，華逸卻橫過他，搶先一步抱起她。

「兒臣先告退。」華逸施禮後，隨即抱著她快步跑著。

她傻愣愣地直睇著他，瞧見他朝自己笑得滿心歡喜，她不禁微皺起眉頭。

她的心跳得好快，快得幾乎發痛……為什麼她的夢總是如此真實？

她想，也許再睡一次，當她清醒時，她就會回到她柳董原本的生活，然而不管她睡醒幾次，她依舊在這裡，成了名為華千華的公主，而且還得眾人的疼愛，甚至是高高在上的皇上也幾次過來探訪。

沒什麼特別原因，只因她在落湖後，真的染上風寒了。

昏昏沉沉，幾次清醒又昏睡，每次清醒時，身邊出現的人都不同，唯一不變的是一直守在床側的華逸，她的四哥。

虛弱地看著那張沉睡時顯得稚氣的俊美面容，她不禁無聲嘆了口氣。

怎麼她還在這裡？

這場夢境是不是太長了些？

更詭異的是，這個原主的記憶進入了她的腦海。

她名喚華千華，是南朝唯一的公主，生母是敬妃，年前臨終前，把她託付給宮中唯一算得上是姊妹的范貴妃，此後她便和行四的皇子華逸一起住在鐘粹宮。

南朝……這真是個教她不知道該如何解釋的狀況。

她也是南朝人，但她所處的南朝裡，公主並不怎麼特別尊貴，不像這兒是被捧在手心裡疼的，而她為何會從一開始的夢境跨進了這個夢境？同樣都是公主……難不成，她的前世是公主？

想著，她自己都覺得好笑，秀氣的小嘴掀起了超齡的自嘲笑意。

她，柳董，太醫院院史大人庶女，從小受盡欺凌，沒有姨娘傍身，想活下去就得對嫡母百般討好，萬般奉承，可憐她功夫都做足了，依舊教嫡母將她賣給富商金玉律為妾。

成親那晚，她以銀簪自殘，逼得金玉律離開新房，然後再大鬧金府，讓金玉律再也容不下她，將她給趕出府。

離開金府的她，以嫁妝裡的兩畝瘠田栽種棉桑，三年過去了，她已經累積了幾座莊子，小有成就，可誰知道惡夢來襲，硬是將她給綁在這裡。

之前，她特地進城探視嫁進皇商府上的十三妹，而後十三妹拉著她去探視嫁進威鎮侯府的九妹，本要在掌燈時分前回莊子的，可誰知道一陣滂沱大雨，硬是困住了她，教她不得不在威鎮侯府留宿一晚。

唉，她不能不回去，時節進入雨季了，她所栽種的農作和藥材得要小心照料才成，否則這一年的心血可是要化為泡影了。

她不屑當個公主，她憑自己的雙手便能自給自足，自由自在不受拘束，誰稀罕被囚在牢籠般的宮中。

讓她回去吧，老天啊……這場夢夠長了，讓她清醒吧，旁人的記憶和身分與她一點干係都沒有，她只想當自己。

「千華，妳醒了。」

聽見那沙啞嗓音，她疲累的抬眼，對上一張粲笑俊臉，感覺心口又是一陣震盪……不懂，為何她會對夢境中的人這般悸動？

「渴不渴？」他耐性十足地問著，哪怕她吭也不吭的。

她沒開口，只是靜靜地打量著他。腦袋裡有太多疑問，不明白自己為何陷在夢境裡，更不明白為何夢境中的人帶著魔力牽引著她。

他是俊，但她向來不貪美色，況且他年紀尚青稚，她怎可能動心？

南朝的柳董已經近雙十年華，被柳家後院磨得世故，待人處世皆帶著算計，怎可能在無利可圖的狀況下心思浮動？

「還是喝點茶水吧，瞧你的唇都乾裂了。」華逸說著，已經替她取來一杯茶，單手輕柔地將她摟起，一口一口地餵著。

她乖順地喝著茶水，卻有種快要被逼瘋的感覺。

她真的可以感覺到微溫的茶水入口的甘醇，那緩解了她喉頭的乾澀痛楚……這不是夢麼嗎？為何如此真實！

老天啊，讓她清醒吧！

老天從來不傾聽她的請求。

一直以來，她能倚靠的只有自己，她堅信自己的人生只有自己能打理。

求神？求自己吧！

……她很想這麼理直氣壯地說，可問題是，現在的她只是個六歲大的孩子，哪怕是受盡皇恩眷寵的南朝公主，但能力依舊有限，連想要逃出皇宮都辦不到。

忖著，一雙清潤秀麗大眼懶懶地看向身後那兩列宮女太監，只是這麼淡淡一瞥，後頭的宮人隨即向前一步，低聲詢問——

「公主冷嗎，搭件被子可好？還是回殿裡？」

「公主渴嗎，這茶還熱著呢，喝一口吧。」

她眼角抽了下，僵硬地調回目光，繼續看著蕭瑟與繁華共存的園林。

說真的，她這一輩子從沒被人殷勤照料過，想要什麼都得靠自己去掙，像這種她沒搶沒掙，就有人送到面前的噓寒問暖，直教她渾身不對勁。

該不會是她一個不小心在威鎮侯府裡睡死了去，所以老天好心把她送到某個南朝年代裡讓她享享公主的清福？

別了吧，當她是個蠢的嗎？華千華根本就不是公主，她是敬妃與人私通生的，這是真真實實出現在她記憶裡的事實。那是敬妃和身邊大宮女雲織交談時被她聽見的，敬妃原本要對皇上坦言醜事，卻被雲織硬是擋了下來，畢竟茲事體大，會被斬首的人數恐怕難以計數。

皇上不知道這醜事，把她這南朝難得一見的公主捧在手心上疼，可哪天要是遭人識破……天，難不成連在這個夢，她也要再被斬首不成？忖著，體內不禁爆開一陣惡寒。

醒醒吧，讓她醒醒吧！

她無聲吶喊著，雙眼無神地瞪著眼前的園子，銀桂正盛放著，濃郁的香氣隨風襲面而來。

她微睜起眼，細細打量著這片銀桂，不禁讚嘆著這銀桂養得真好。桂花是處處有，隨處養隨處長，可其中的銀桂卻不是這般好生養，土要肥沃，排水要良好，還得細心照料，從扦插到能開花，至少也要費上三四年的時間。

而要將葉子養得這般肥美，就連花都成串盛放，真是不簡單……也是啦，畢竟是宮中，專人養護著，能差到哪去。

「公主，要不要奴婢去摘幾朵銀桂？」范貴妃身邊的大宮女青齡瞧她盯著銀桂出神，向前一步詢問著。

倒不是刻意討好她，而是一個小美人打從母妃死後就不說不笑，任誰瞧了都覺得心疼。

她睨了她一眼，輕搖了搖頭。

花好好地長在枝頭上，為何就非摘不可？

青齡瞅著她，噙著笑道：「公主，這銀桂挺美的，是不？」

她不置可否地輕點著頭。事實上，她不覺得花美，只是好奇到底是怎麼養護的，怎能將銀桂養得這般好。

不是她自誇，普天之下沒有她養不活的花樹，在她手上沒有不豐收的農作；她不是喜歡蒔花弄草，純粹是她經手的必定是能當藥材的花草，總得有那麼點價值，她才有興趣動手。

至於銀桂，花、果、根、皮都能入藥，果實溫水浸泡後，曬乾入藥能暖胃止咳、平肝益氣；桂花做成的桂花露能夠疏肝理氣、寬胸化痰；皮和根煎湯服用則可緩解筋骨痠痛……養得這般肥美，這一株株在她眼裡全成了搖錢樹。

「這些銀桂全都是四皇子栽種的呢。」

她頓了下，張大眼瞧著青齡，像是聽見多麼不可思議的話。

瞧她似乎有興趣，青齡便如數家珍地道：「咱們鐘粹宮裡的花草幾乎都是四皇子自個兒打理的，尤其是東寧園裡的花草都是四皇子親手種植的，舉凡迎春、牡丹、芍藥、秋櫻、桔梗、仙丹、金露華……太多太多了，一年四季，在東寧園裡就能瞧見各色花兒爭奇鬥豔，一整片繽紛熱鬧，說有多美就有多美。」

她眨了眨眼，不禁想，這個皇子有這麼閒嗎？

這幾日，他一得閒就到她房裡窩著，聽他說著讀書習武，還得學宮中禮儀，光是這些功課完成就已經耗掉一天的時間，他哪還有時間弄這些有的沒的？

況且……金露華？是她記憶中瞧過的金露華，那有著一串串紫色小花的花兒嗎？記得多年前，她曾有一回隨嫡母到一官員家中作客，瞧見園子裡的紫色小花，像是瞧見了什麼魂牽夢縈之物，攀談了那家千金後才知曉花名為金露華。可惜後來她想栽種，沒有種子更無法扦插分株，只好作罷。

而這裡有嗎？

「千華。」

彷彿砂礪磨過的少年啞嗓響起，她精準地鎖定方向望去，就見華逸正大步朝她跑

來。他臉上揚著輕柔笑意，讓小徑兩旁成串盛開的連翹硬是被他給比了下去。  
桃花精啊，他活脫脫就是個桃花精，美得驚心動魄。

「千華，妳今兒個氣色瞧起來不錯，要不要跟四哥逛逛東寧園？」  
她張大眼直睇著他逼近的俊臉，那雙勾魂的桃花眼裡映著自己的身影，彷彿真把她的魂給勾了，教她不自禁地環抱住他的頸項。

華逸意外她的主動親近，笑咧嘴地將她抱起，幾乎在同時，她察覺自己的失態，羞恥得想挖個坑把自己給埋了。

瞧瞧，她這是在做什麼？

她竟然主動抱住他，簡直是丟死人了！她忖著，很想從他懷裡退開，可偏偏一對上他那心滿意足的笑，她的心又一次違背她的意念，非但沒退開，甚至還不要臉地將臉偎近他的頸項。

天啊……這軀體是不是還有另一抹魂啊！所以她才會被操控，才會身不由己地抱著人，好把自己羞死！

「四皇子，公主才剛痊癒，御醫說了不能吹風的。」青齡立刻上前阻止著。

「放心，我會將她護得牢牢的。」話落，已經抱著她跑了。

「四皇子！」青齡見狀，立刻撩起裙襬要追。

「查慶，攔下他們，要是擾了我的清靜，可別怪我拿你開刀！」

遠遠被丟到一邊的查慶聞言，再見青齡領著一幫宮人衝來，他不禁哭喪著臉。到底是誰說跟著四皇子他就有福的？他不要這種福啦！

她被迫緊緊環抱住華逸的頸項，只因他實在是跑得太快太急，她不想摔死只好緊抓住他不放，已經完全將清白給丟到一旁。

不礙事的，一個六歲娃兒有什麼清白可論？男女七歲才分席的，她現在是小娃兒，所以清白不是一回事。

「千華，妳瞧。」

確定他總算肯停下腳步，讓她免於被摔死的命運，她才疲憊地從他的頸窩裡抬眼，就見滿園各色的花兒。

粉白姹紫的山芙蓉、粉紫色的瑞香、大紅的扶桑、豔紫的木槿、藍紫花瓣的丹參和各色的番紅花……天啊，這座園子是座寶藏啊！

這些全都是可以入藥的花兒，而且習性不同，有的喜水抗旱，有的不耐寒又喜沙層，這到底是怎麼將這些不同的花兒給栽在一塊的？

瞧她瞬地瞪大眼，華逸噙著幾分驕傲的笑意道：「想不想下來走走？」

她聞言，立刻用力地點了點頭。

一被放下地，她鎖定目標要朝番紅花那頭走去，小手卻突地被握住，教她下意識地想要甩開，誰知他卻握得牢牢的，甩也甩不開。

……算了，她還是個娃兒，被牽著也是應該的，只是她從未被牽過，有幾分不自在罷了。

「千華想先看什麼？」

她抬頭，就見他粲笑的俊臉，那不求回報的寵溺模樣，教她不自在地垂下眼。說來可悲，她從不曾在男人臉上瞧見這般真誠而無求的笑，該要開心天底下還有這種男人的，但她卻是渾身不自在，打從心底不信有這種男人的存在。

「千華？」華逸極具耐性地等著。

她抿了抿唇，本是要指向番紅花的，餘光卻瞥見一叢叢的紫花，愣了下，隨即指向那叢紫花。

「前胡嗎？」他道，隨即牽著她的小手朝小徑走去。

真的是前胡？！她有些難以置信，只因前胡有數種，這一種似乎是紫花前胡，並不容易栽種。雖說紫花前胡耐旱耐寒，但對土壤卻是挑得很，有沙有黏都會讓前胡結不了果實，就算以種子播種，種子要是沒熟透，栽了也沒用，更別提出苗之後的除草整地，實在是不算好拿捏的藥材。

「過兩天我打算再澆一次肥，預計冬至後就能採收了。」他拉著她在幾叢紫花前胡前頭蹲下賞花。

「這時期還要再澆肥？」她脫口問著。

華逸驚詫地瞅著她，她被他瞧得不自在了，便道：「問問而已。」知道了，六歲的娃兒不該也不會問這問題，可問題是她是栽種的高手，只是順口跟他切磋切磋而已，別再盯著她瞧了。

「千華對栽種也有興趣？」他咧嘴笑著。

嗯？他不是意外她問出不該問的問題？既是如此，她隨即很用力地點著頭，完全表達出她的興趣。

她確實有興趣，雖說前胡她也能栽種得很好，但卻無法像他栽植得這般肥美……他到底是怎麼做的，為什麼這滿園子的藥材花，枝葉茂密，就連花朵也比尋常的大，這其中到底有何奧妙？

看來，也許就出在澆肥的時間點和次數上。

「好，過兩天澆肥時再帶你來，可在那之前，你得要先將自己給養好才成，要不害你風寒更重，父皇會責怪我的。」他說著，輕撫著她的頭。

她低垂著眼，面對他親密的舉措很不自在……說到底，她這個人就是注定要孤老，是無法與人太親近的。

面對她的悶不吭聲，華逸倒也不在意，逕自道：「千華，你知道這東寧園裡放眼所及的花草，全都是能入藥的？好比有著嬌豔紫花的前胡，可治傷風之症、傷寒之症。」

她偷覲了他一眼，不禁想……他這個皇子是想當大夫不成？真不是她的錯覺，這滿園子的花草全都是藥材，而且他是刻意栽種的。

「你知道為什麼四哥種的全是藥材？」

「……四哥想當大夫？」好歹人家都問了她幾句了，她回個兩句也是應該的。

平常她待人不會這麼淡漠的，可一直困在夢境裡，任誰都熱情不起來。

華逸聞言，不禁低低笑著。「當大夫嗎？聽起來似乎不錯，不過眼前還有更重要

的事要做，畢竟王朝初立，外族環伺，想當個閒散大夫，倒也不是件易事。」

「王朝初立？」她的聲音有些尖銳。

華逸想了下，像是意會。「也是，妳養在宮中，誰會跟妳說這些呢？」才多大的孩子，誰會無聊到在她跟前說這些煩雜事。「咱們父皇是開朝以來的第二個皇帝，多年前總是御駕親征，鎮壓邊患，但這些年來，父皇年歲大了，身上舊疾不少，咱們兄弟總是得要接手，只是眼前曾跟著鎮國大將軍前往邊境平亂的，也只有我了。」

「……你？」她腦袋一片混亂。

才剛得知眼前是南朝初立之時，意味著她這夢境是近千年前，又聽聞才小小年紀的他就得上戰場……難道開朝時處境有這般艱難嗎？

她從小習字讀書，但因為父親是太醫院的院使大人，所以她學的全都是與醫有關，可她診脈並不出色，反倒是對藥材如數家珍，幾乎是過目不忘，就連醫術最了得的柳九都比不上她。

也因她平日所讀所唸都是醫經，壓根沒時間研讀王朝史書。

換言之，千年前真有華逸、華千華這些人？

那……她為何會在這裡？

「意外嗎？妳四哥我上戰場時才十一歲呢，也正因為上過戰場，才知曉藥材一旦短缺，傷兵無法得到妥善醫治，小病小傷都能要人命的。」

她愣愣地瞅著他斂笑後顯得沉冷世故的面容。她所在的南朝，雖然經歷過皇子鬥爭，朝中黨派衍生出後宮鬥爭，但至少沒有外族進犯，堪稱是太平盛世，豈會有這麼小的孩子上戰場。

而他，這般青澀的年紀，掛念的卻是前線的士兵，世故成熟得教她無法跟太平盛世裡的皇族相較。

「回京之後，我就跟父皇提起這事，想要在宮中闢一處園子試著栽種，如今也算是小有成績了。」

看著他的側臉，他正看向園子每處，微弱的午後陽光在他臉上灑下淡淡光芒，教他整個人閃閃發光般。

真是個了不起的孩子，沒有絲毫皇族貴氣，甚至自個兒動手栽種藥材……原來也有這樣的皇族啊。

「……千華，妳很喜歡摸四哥的臉呢。」

她頓了下，狠抽了口氣，她真的抬手撫著他的臉。她嚇得想收回手，但他卻一把揪住，壓貼在他的臉頰上。

「喏，妳喜歡怎麼摸就怎麼摸，就允妳一個。」

繁花盛開般的笑臉，教她幾乎快要直了眼，每每與他對上眼，她都有種魂魄快被攝走的錯覺，好像要著魔般的瘋狂。

「妳別怕，往後不管發生什麼事都有四哥在，四哥答應妳，絕不會再讓任何人欺妳。」他柔聲允諾著，輕輕地往她頰上親了下。

她倒抽了口氣，不敢相信他竟敢輕薄她！啊……不，不算輕薄，他是把自己當妹

子的，可一般兄妹會如此嗎？她沒有兄長，不知道是不是天底下的兄長都會對妹子如此，可這樣親頰……真的很難為情耶！

彷彿察覺她的難為情，他笑瞇眼，隨即又在她粉嫩臉頰上連啄了幾下，直到她終於忍不住地推開他的臉。

「不可以！」臭小子，別太過分了！

滿臉都是他的口水，髒不髒啊！

「為什麼不可以？」他笑瞇桃花眼，俯近臉裝無辜地問著。

「就、就……」她就了老半天卻擠不出個理由來。

總不能要她說：我不是你親妹子吧……她不想再被砍一次頭，很恐怖。

「千華，四哥是喜歡妳才親妳的，換作他人，四哥可不肯。」

不要說得好像是多給她面子，又是多麼皇恩浩蕩。她不屑地撇著嘴。

「喏，這樣好了，既然四哥惹妳生氣了，四哥跟妳賠罪，帶妳去瞧瞧一整片的金露華，那一串串從綠葉中探出頭的紫色小花如瀑般傾落，妳要是瞧見了，肯定會心情大好。」

一聽到金露華，她雙眼隨即發亮。「在哪？」

瞧她帶著幾分迫不及待，他那一丁點的壞心眼忍不住又冒出頭。「嗯，妳親四哥一下，四哥就馬上帶妳去瞧。」

很不客氣的，她馬上沉了臉，冷冷地看著他。「不是四哥要賠罪嗎？」為何她還得親他，天底下有這種道理？

她懷疑他分明知道她不是他妹子，所以拐彎輕薄她吧。

戀童的臭小子！

## 第二章 與四哥學技術

華逸聞言，不禁放聲大笑。

瞧瞧，她這樣不是精神多了？打她母妃去世後，她就不言不笑，儼然像尊美麗的小娃娃，可近來她會與他開口了，表情也多了，總算像是活著的了。

「是要賠罪，可四哥也想討賞，只要妳親一下，四哥便答允妳一件事，而且明兒個就分個幾株到妳院子裡，妳意下如何？」他忍不住的想要多逗逗她，再多瞧瞧她不一樣的神情，喜怒哀樂的各種風情。

「我能瞧四哥怎麼分株嗎？」她試著議價。

如果以種子栽種，讓她摸索個幾回，肯定就能找出最好的法子，但是知道如何分株，那更是事半功倍，待她清醒後，非得將法子牢牢記住不可。

「妳有興趣？」他詫道。

姑娘家不都只是喜歡賞花嗎，他家妹子卻是想知道如何栽種，這可有趣了。

「嗯。」不只是金露華，她想看的是他如何栽種這滿園的藥材，她想從中偷學他的作法，也許能夠補足她的不足之處。

她從小就偏愛栽種，只因栽種能讓她得到安定感，所有的法子並非是從書上習得，而是彷彿她天生就知道該如何作，透過反覆地試種，再推敲出最好的法子，但儘管如此，並不代表她真能掌握所有花草的習性，甚至熬出更好的堆肥。

「那就……」他刻意把臉湊近她，道：「親一個，只要妳親一個，四哥什麼都答應妳。」

她瞇眼瞪著他，直覺得他這行徑帶著幾分紈褲氣息，可偏偏他的笑臉又教人討厭不了，哪怕這親人舉措她從未有過，但在心裡衡量得失之後，她抿了抿嘴，再一次告訴自己，六歲娃兒是沒有清白可言的，而且他是兄長，所以、所以……

餘光瞥見她猶豫不決的神色，華逸暗暗偷笑著，正打算跟她坦言是逗她的，可誰知道臉一轉，她的小嘴就親了過來，不偏不倚就親在他的嘴上。

瞬地，兩雙大眼對視著。

兩人在彼此的眼裡瞧見自己的身影，瞧見錯愕，一時間皆不知該如何反應。

「主子，奴才撐不住了！」

遠處傳來查慶的聲音，教華逸猛地回神，連忙退開，乾咳了聲，道：「走吧，四哥帶妳去瞧瞧金露華。」說著，隨即一把將她抱起。

她呆住了，渾身僵硬不能動。

她竟然跟個男人親嘴了……這個傢伙確實是知道兩人非兄妹，所以惡意輕薄她的吧！簡直是變態，竟然對個六歲娃兒出手，皇族中果然很多以荒淫出名的頑劣之徒，對他生出的那麼一丁點大的欣賞，瞬間灰飛煙滅。

真是個無恥卑鄙的傢伙！千萬別落在她手裡，否則就有得他受的了！

她心裡腹誹著，可是當她瞧見一整片的金露華在微弱的金光中閃耀時，心裡什麼惱的怒的，瞬地消失不見。

取而代之的，是無法言喻的激動，甚至激動到眼前一片模糊，淚光閃爍。

悲傷、喜悅一股腦兒襲向心間，像流落他鄉的遊子，終於回到故鄉。

「千華，漂亮吧，是不是就像四哥說的一樣，成串如瀑？」他單手抱著她，一手指向整片的金露華，回頭時，掛在嘴邊的笑容凝住，瞬間慌了手腳。「千華……妳在氣四哥嗎？四哥不是故意要讓妳親嘴的，四哥是要逗妳，可誰知道妳就親了上來，四哥……四哥跟妳道歉，不哭了，好不好？」

她眨了眨眼，豆大的淚水不斷滑落，無法解釋充塞胸臆的激動是為哪椿，目光落在他慌亂的面容上。

突然，她有些明白了，為何當她初見華逸時，她內心有股莫名的激動，一如她看見這片金露華，那是遊子回家的感覺，是遊子尋回親人的感覺。當她在這裡清醒時，常覺得內心像是有兩股意志並存，她無意識地親近華逸，心裡是不喜又不解的，可眼前這一刻，兩股分歧的意志合而為一了。

「千華，妳打四哥吧，想打哪就打哪，別哭了。」華逸慌得心都疼了，將她鬧哭真的不是他的本意。

她靜靜地瞅著他，突地伸手輕撫他的頰，淺淺揚起笑意，安撫他。

洗練世故的他，竟會被她的眼淚給嚇得手足無措，光看他這模樣，就覺得能原諒他了。

「……千華？」華逸不解地瞅著她，難掩不安。

宮裡就只有她這麼一個小公主，這麼小的娃兒，柔柔嫩嫩的，無聲流淚的模樣教

人心疼，現下卻又破涕為笑，實在是教他摸不著頭緒。

瞅著他，她探手環抱住他的頸項。

雖然從頭到尾，她對過去和現在都釐不清，但她此刻的喜樂悲傷是如此的深刻，彷彿回到了亙古曾停留過的時光，教她相信華逸之所以能鬆開她的心防，許是他倆曾經相處過。

兄長……如果能有個兄長疼她寵她，那該有多好。

面對她主動送抱，華逸先是錯愕，隨即心喜地將她摟進懷裡。

他是他從小看大的娃兒，從牙牙學語到學步，都是他在一旁看著的，哪怕曾經親近過他，卻也在敬妃去世後變得淡漠不語，如今主動抱著他……他忍耐不住地親吻她的髮，唇角是止不住的笑容。

「四哥答應妳，往後再也不逗妳了，不管妳想做什麼，告訴四哥一聲，四哥會想盡辦法幫妳完成。」

淚水還在流，嘴角卻因為他的承諾而勾彎著。她撒嬌般地貼在他的頸項間，輕輕地點了點頭，感覺他的手不住地撫著她的髮，那是她從未享受過的寵溺，不知怎地，竟教她昏昏欲睡了起來。

不會吧……難不成她一覺睡醒，便要將她送回她所處的南朝？

等等、再等等，她是如此貪婪地渴望這擁抱和疼寵，再多給她一點時間，她還捨不得太早夢醒。

她無聲祈求著，黑暗卻是鋪天蓋地而來，環抱的雙手突地鬆落。

華逸察覺她的不對勁，隨即抱著她往回跑，見青齡和查慶守在金露華園外，忙吼道：「傳御醫，快！」

半夢半醒間，她好似聽見了責罵聲，聽見了華逸低聲認錯著。

她奮力地張開眼，從床邊人群縫隙裡，瞧見皇上正斥責著華逸，而圍在床邊的宮人喜聲喊著，「皇上，公主醒了。」

宮人一喊，皇上隨即快步走來，欣慰地輕撫著她依舊發燙的小臉。「千華，可覺得好些了？」

直睇著皇上焦急的神色，她虛弱地閉了閉眼，從被窩裡探出的小手握住他的，啞聲低喃，「父皇……不關四哥的事，是我貪玩……不要怪四哥……」

「好，妳怎麼說怎麼好，可妳得要趕緊將身子養好，別讓父皇為妳擔憂。」皇上視她如心尖上的一塊肉，眼見她虛弱得連話都說不清，心疼得不知該如何是好。

「好……」她啞聲承諾，小手朝華逸伸得長長的。「四哥……」

華逸趕忙湊到床邊，緊緊地握住她發燙的小手。「千華，四哥就在這兒，對不起，都是四哥不好，四哥沒察覺妳身子不適，才會教妳吹了風後又發起熱。」他滿臉愧疚，不捨的很。

「是我貪玩……」她很堅持地道，看向皇上，可憐兮兮地道：「父皇，別怪四哥……是我貪玩……」

彷彿怕皇上不信，她一次又一次地說著，小手緊緊抓著華逸不放，直到又昏了過去。

華逸心頭一緊，只能緊抓住她的手。哪怕她什麼都沒說，他就是知道她是刻意為他開罪，才會一遍又一遍地強調著，要父皇別責罰他。

「張御醫！」皇上見狀喊道。

守在門外的張御醫隨即入內替公主診脈，不一會兒便道：「皇上放心，公主只是服藥後昏睡，這藥會讓她發汗，待她清醒後熱就會慢慢退去，只是得要讓公主每一個時辰服上一次。」

「父皇，讓兒臣留下來照顧千華吧。」華逸忙道。「父皇，兒臣多少識得藥材，可以親手給千華熬藥，再親自餵她喝藥……父皇，就當是罰兒臣吧，是兒臣沒將千華照顧好，給兒臣一個機會彌補。」

皇上見狀，心想依張御醫的說法，千華的身子應是無大礙，再見華逸有心彌補，便答允了他，再交代了范貴妃，讓宮人全在門外候著。

「逸兒，千華一有狀況便讓青齡趕緊通知我。」范貴妃離去之前，神色嚴肅的囑咐著。

南朝華氏從關外入關內，一直是陽盛陰衰，照理說男丁興旺是多少王朝求之不得的事，可華氏尚在關外時就有個傳說，只要族內產下女嬰，便是盛世之時，如今隔了幾代總算出現一個娃娃般的嬌俏公主，簡直是皇上心頭的寶，不容一丁點的損傷。

「兒臣知道。」華逸沉聲說著。

待范貴妃離開後，只要時候一到，華逸便親自熬藥，抱著華千華一口一口地餵，守著時昏時醒的她，幾乎可以說是寸步不離。

待華千華清醒時，就見伏在床邊打盹的他。

她眨了眨眼，瞅著他半晌。想起之前她瞧見那片金露華時，就如初見他的第一眼，有一種終於回家的狂喜。

為什麼呢？難道她曾經存在這裡？

就算如此，也沒必要特地將她帶進這場夢境裡吧？

這場夢到底有何用意？

正忖著，餘光瞥見他濃纖長睫微動了下，隨即坐直了身，一張眼便是查看她，一見她已清醒，隨即笑咧了嘴，那一瞬間，彷彿入春瞬間綻放的桃花般。

她想，用桃花形容男人實在不倫不類，可是卻又萬分貼切。

在她眼裡，華逸就像是個桃花精。

「千華，還有沒有哪裡覺得不適？頭疼嗎、冷嗎、渴嗎、餓嗎？」他連聲問著，輕撫著她的額。

直睇著他，她不禁低低笑了。

見她展開笑顏，華逸緊揪的心總算能鬆懈一些。

她探手輕撫著他的頰，瞧著他眼下的黑影，嘆了口氣道：「四哥，我生病與你無關，我現在已經好多了，你回去歇著吧。」

「不對，都是我的錯，明知道妳身子還未恢復卻帶著妳吹風。」他抓著她的小手貼在頰上。「這一回，我會看顧妳直到妳完全復原，妳可別忘了，四哥答應妳要將金露華分株種在妳的園子裡的。」

「嗯，我會趕緊好起來。」對，這事可要緊了，非得養好身子不可。

「要不要吃點東西？」他枕在床畔瞅著她。

她搖了搖頭。「我想再睡會兒。」

「好，再睡會兒，一會兒喝藥時再叫妳。」

她拍了拍床畔的位置。「四哥陪我一道睡吧。」雖然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昏睡了幾天，但他雙眼殷紅，眼下又有黑影，夠他折騰的了。

見華逸猶豫了下，她又道：「四哥說我親你一下，你就答應我一件事的，那日我都親了，不能不算數吧。」

聽她那近似埋怨的語調，他不禁被逗笑，隨即和衣上了床，躺在床邊與她對望著。

「四哥說過的話就不會忘，就陪妳一會吧。」

她沒吭聲，只是虛弱地閉上了眼。

如她想像呢，她向來不愛他人近身，更遑論是男人，然而他躺上了她的床，她卻沒有一絲厭惡，究竟是因為他年紀尚小，抑或者是因為他不是會欺她的男人，所以才教她毫無戒備？

唉，不想了，反正想得再多也找不到答案，她不如多睡會養足精氣神要緊。

華逸睇著她稚氣臉龐上有著超齡的世故，不禁心疼地將她摟進懷裡。

幾日後，華千華已經恢復到能跟在華逸身後又跑又跳了。

坐在東寧園亭子裡的皇上看著蹲在花叢前的兩抹身影，不禁輕揚笑意。「這孩子精神多了。」

「可不是嗎？近來也與逸兒親近多了。」陪侍一旁的范貴妃噙著溫婉慈祥的笑，看著兩個孩子不知道在說些什麼，兩人同時逸出笑聲，她也跟著加深了唇角笑意。

「那倒是。」瞧華千華抓著一束金露華笑得嬌俏而神采奕奕，皇上眸底滿是掩藏不了的寵溺。「既然她喜歡跟著逸兒，就讓她跟著吧，能這樣到處走動對身子骨也較好。」

「就這麼著吧。」范貴妃噙笑應承著。

能如此自然是最好，才能讓她將敬妃所託付的千華保護得妥實，當然，也將敬妃的祕密藏住。

那個祕密，必須跟著她一起入棺。

正在一頭分株金露華的兩人，哪裡會知道那頭在思量什麼，只是一個專注地切下母根旁的子根，一個專注地看著他每個步驟。

「好，接下來就浸在水裡幾日再栽植。」將幾枝子根都擋進水桶裡，華逸輕聲解說著。

「浸在水裡？」華千華偏著小臉。「不會泡爛嗎？」

「非但不會，這切口處還會冒出小芽。」

「真的？」她直瞧著他指的地方，那是方才他故意折掉的小枝。

「妳要是不信，何不跟四哥賭一把？」

華千華睨他一眼，瞧他笑得壞壞的，心底明白這傢伙準備陰她。「賭什麼？」

「要是這切口處真是冒出小芽，妳親四哥一下。」他指著自個兒的頰。

她微瞇起眼，萬分懷疑一般兄妹之間真會如此相處？還是他特別與眾不同？非但喜歡親人，還喜歡被親……再過幾年，懂得尋花問柳了，還會跟她這個妹子玩這把戲？

算了，橫豎親他一下也不打緊，不過是碰碰臉頰而已，兄長嘛，讓他佔點便宜，往後好支使他，怎麼算都划算。

「好，那要是我贏了呢？」

「四哥親妳一下。」

「……」想不到小小年紀，心思就已經如此卑劣，欺她是個娃兒樣，搞不清自己被佔盡便宜？

算了，瞧他一副勝券在握的模樣，就知道他有十足把握。

「這桶子就擱在妳那兒，何時發芽，我何時領賞。」

「……就這麼著吧。」親不親什麼的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要確定他的法子是否確實可行。

幾日後——

華千華直瞪著已經發根的子根，切口處迸出了新芽。

而從武校場回來的華逸連衣袍都沒換，就直接到她園子裡討賞。

她瞪著把臉頰湊到面前的華逸，咬了咬牙，用唇角輕壓了下，反正她已經先把宮人都遣到一旁，沒人瞧見她親他。

「千華可知道為什麼發根？」華逸滿足揚笑，指著子根問。

「不知道。」她正等著他解答，否則這一下不就白親了。

「那是因為水裡有株苗所需的營養，要不妳道咱們栽種後為何要澆水？不過一旦發根後就得要趕緊移栽到土裡，否則時間一旦拖久，根就長不長，枝芽也茂密不了。」說著，他拿下繫在腰間的袋子，回頭問：「千華，妳要種在哪？」

她指著牆邊的位置，他不禁讚許地道：「聰明的孩子，雖然已經入秋，但誰都不能保證入秋就沒有豔日，剛分株的子根就怕太多日頭，而且這兒還有小溝渠，水分夠，真的很適宜，再加上四哥手上的木屑，保管它幾天後就會站穩，開始長出新葉。」

「木屑？」華千華瞧他蹲下撒著木屑，她也跟著撩裙蹲著瞧。

「不只是木屑，木炭也成，不過要看栽植的是什麼，就好比扦插的法子這麼多種，可是有的只能作分株，有的可以根插，有的可以莖插或葉插。」瞧她認真聽講，他想了下道：「要不待會到四哥的書房，四哥拿記下的一些雜記給妳瞧瞧。」

「四哥記的？」

「嗯，想看嗎？」

「想！」她不假思索地道，要將他所有的法子都學到手。

「好，待四哥將這幾株子根插好，咱們就上書房去。」

待華逸將子根處理完畢後，便牽著華千華上書房。一進房，她抬眼瞧著三面的書牆，有些咋舌。

「千華，過來這裡。」華逸在書案後找到了雜記，朝她招著手。

華千華快步跑去，迫不及待想要拜讀他的大作。伸手要拿，豈料他卻是一把將她抱進懷裡，坐上鏤花高背椅。

「喏，要看四哥的雜記，得做什麼？」他笑瞇眼，臉頰已經湊了過去。

她瞇起黑白分明的大眼，有股衝動想咬下他頰上的肉。佔人便宜也該有個限度，更何況還是自家妹子，都不知道要拿捏分寸？

「逗你的。」華逸被她那瞬間變得世故老練的眼神給逗笑。

不，你很認真。她無聲忖著，而且認定他罪行重大。

「千華，妳要記住，不管是哪種農作或花草藥材，最重要的必定是水源，沒有水源，再肥沃的土都沒用。」

「嗯。」這是任誰都懂的基礎。

「所以，土質絕非首要，任何種類的土質都能種出農作花草，只消瞧妳怎麼栽，就好比最肥沃的東北黑土，不管是什麼藥材都種得了，而北方黃土雖是什麼都栽種得了，可水渠卻相對重要，灌溉不足則無法豐收，而河彎沙土能種農作就能栽種藥材，就好比黃芩這味藥既可以栽在沙土，也很適合黃土，說穿了，只要是根類的藥材都容易栽種，扦插的種類最多，而最不利於根類生長的黏土，咱們就能挑些藥用在地上部分的藥材，好比金銀花或枸杞之類。」華逸逕自解說著，話末才突地想起自個兒對六歲的娃兒說這些，實在是太深了些。

笑睇著她，正打算從最基本的藥材種類說起，卻見她垂斂長睫，像是在思忖什麼，專注得像個小大人，教他不禁莞爾。

「千華，妳聽得懂嗎？」他噙笑問著。

華千華輕點著頭，將他所說的整理了下，才問：「四哥，咱們宮中的土是屬黃土，所以東寧園裡那條水渠也是你打造的嗎？」

華逸微詫了下。「是呀，怎麼妳竟會注意那地方？」

「水源重要啊。」她說得理所當然。「可是施肥也很重要，四哥用木屑……那木屑是燒過的屑末，除了能吸水保持水分之外，木屑裡也有肥嗎？」

一般她栽種用的是自製的肥料，除了夜香自然也包括農作的葉菜發酵，但她還真不知道有使用木屑的法子。

放眼南朝，關於栽植的書籍非常有限，而柳家書房中絕大部分都是醫書，也沒有栽植方面的書籍，她一直是自己摸索的，從沒遇到可以和她切磋的，教她不禁興致勃勃。

她這近乎專業的問法，教華逸傻了眼。「千華，妳怎會知道木屑能吸水保持水分？」尋常人不會想到這一點的。

華千華眨了眨眼，將惱意完美掩飾，才笑得甜甜地道：「因為我聰明啊。」她也

沒說錯，關於栽種這方面，她向來是能舉一反三的。

華逸直睇著她半晌，突地一把將她摟進懷裡，不住地親著她。「千華，太好了，既然你如此有天分，往後四哥就將所學都傾囊相授！」

華千華被親得無路可逃，險些破口大罵。

要教就教，犯不著一直親她吧！有沒有想過被親的人的心情？她滿臉都是他的口水……可惡，當她都不會反擊嗎！

待他稍停，她毫不客氣地捧著他的臉不住地親著，直到親到他滿臉口水，她才滿足地退開一些，想看他被她親得有多難堪，然而他臉上不見半點怒色，反倒笑得眉飛色舞。

……被親得滿臉口水是很開心的事？

「千華喜歡四哥，對吧！」華逸樂不可支地將她收攏入懷。

華千華眼皮抽了兩下，最終忍不住用小拳頭撲他的背。「四哥，我不能呼吸了！」原來，她四哥是個有病的，被親得滿臉口水還樂成這副德性……是她錯了，她不該用自個兒的想法去衡量每個人，畢竟天底下有病的人真的不少。

五年下來，華千華忍不住認為她的臉差不多快被親爛，可是為了看他親筆雜記，她也只能認了。

誰要她這個四哥如此與眾不同，不但懂得栽植，更深諳藥理，對於每種藥材的炮製法子皆有不同見解，或蒸或炒，且手續有數道，感覺上她像是在看早已失傳的醫經似的。

她壓根不知道丹參單炒或加酒、添醋炒會出現不同的功效，她在柳家所學的都是基本的炮製法，從沒分得這般詳細，不知道她那個繼承了爹衣鉢的九妹曉不曉得這些細節，改天要是回去了，非得跟她問問不可。

忖著，她不禁掀唇哼笑了聲。

回得去嗎？她都在這兒待了五年了，看來是回不去了，她那些農作藥材也不知道莊戶們有無妥善照料採收？

唉，想那些做什麼，橫豎人都在這兒了，她就繼續扮演公主角色，反正茶來伸手的日子還不差，而且跟在華逸身邊，她確實受益良多，尤其藥理分析得真是鞭辟入裡，教她看得入迷。

華千華垂眼看著雜記，看得正入神，壓根沒察覺有抹身影來到書房門口，比了個噤聲的動作，讓宮女們全都無聲退下，才舉步踏進書房內，趁其不備地朝她頰上偷香了下。

她頓住不動，唇角抽了兩下，冷冷橫眼睨去。

「四哥回來了，想不想四哥？」華逸笑瞇眼湊近她。

她張了張嘴，無聲嘆了口氣。「四哥想聽真話還是假話？」都多大的人了，怎麼會只抽長了身子，舉措卻還像個孩子？

五年過去了，華逸非但抽長了身量，五官輪廓更為深邃，就連肩膀手臂都像個男

人了。

「再過幾日，四哥就不信你不想。」華逸一把將她抱起，讓她坐在懷裡。  
對於這麼親密的坐法，華千華已經被迫習慣，她將雜記往桌面一擱，抬頭問：「四哥要去哪？」

打從華逸束髮之齡，就受皇上指派進了五軍營，跟著掌管五軍營的鎮國大將軍舅舅和表哥范恩一起接受操兵演練，甚至跟過幾次移防，有時個把月不回宮也是常有的事。

「這次去的比較遠。」華逸噙笑說著，笑意卻不達眸底。

「哪裡？」難不成是要移防到南方？

「睢城。」

「睢城在哪？」

「在西北。」他嘆了口氣親吻她的髮。「西北的關外蠻族幾次叩關，如今邊境快守不住了，這一次去……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回京。」

她眨了眨眼，還未細想便脫口道：「父皇要四哥去的嗎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……為什麼？」

「也許是父皇要我去受點磨練。」他笑得淡然。

然而，華千華卻不作此想。就算要磨練皇子，也不會是挑在邊境快失守的當頭，更何況在他之上尚有兩名皇兄，尤其二皇兄早滿二十歲，真要磨練，也該是讓他們先去才是。

華逸也不是個傻的，他人在宮裡宮外走動，任何消息都來得比她迅速，光看他那唇笑眼不笑的神情，就知道他肯定知道內幕。

而這裡頭絕不脫皇子鬪牆的戲碼，畢竟皇上老了，皇子們長大了，可如今該封王的沒封王，儲君也沒個下落，哪怕皇子們不急，後宮嬪妃也急了，通常嬪妃娘家都是朝中大臣，就算嬪妃不急，大臣們也該急了。

一旦急了，為了鞏固擁護的皇子，自然就得除去皇上身邊的紅人，華逸首當其衝，她壓根不意外，誰要他鋒頭那麼健，事事樣樣都做得讓人挑剔不了。

這世道就是如此，不管世代如何遞嬗，怎麼也逃不過皇子鬪牆的命運。

當然，依她在皇上心底的分量，她也不是不能去找皇上說說，但就怕皇上答允後，往後會冒出更多難防的暗箭。

真是教人頭疼的事。正忖著，眉心像是被人輕按了下，一抬眼就對上華逸笑得熠熠發亮的眸，教她心頭沒來由的顫了下。

「傻千華，別為四哥擔心，這些年，你可瞧過有什麼能為難四哥的事？」

「是啊是啊，天底下能有什麼事難得了我四哥的，可你跟母妃說起此事了嗎？」說起范貴妃，她是打從心底喜歡的。

范貴妃待她如親女，那眸底的疼惜和寵愛從不是表面功夫，更不是為了跟皇上邀賞的，而是真真切切將她視為己出，教她這個向來是爹不疼又沒娘愛的人初時極不適應，可如今一日不與范貴妃晨昏定省就渾身不對勁。

「晚點會跟母妃說。」

「嗯。」她可以想見范貴妃會有多難過。

豈料，結果讓她傻了眼。

「身為皇族就該負起保家衛國的責任，你就儘管去，把那些外族打回關外。」范貴妃豪氣干雲地道。

不是吧……這些後宮嬪妃不是都怕失了倚靠的嗎？要是唯一的兒子在出征時有了個意外，這……

「兒臣謹遵母妃教訓。」華逸笑咧嘴道。

「瞧瞧有什麼得準備的，趕緊著手收拾，你呢就跟在你舅舅身邊，和范恩好生保護你舅舅。」

「是。」華逸輕點著頭，餘光瞥見華千華一臉難以置信，不禁輕刮了下她的秀鼻。

「怎啦？瞧妳一臉傻樣。」

你才一臉呆樣！她憤憤地腹誹著。說的也是，范家是一門忠烈的武將世族，范貴妃出身其中，和一般閨秀本就不同的。

「千華，東寧園就交給妳了，該怎麼採收，何時採收，又該要如何炮製，妳應該都會了。」華逸輕輕將她抱進懷裡，還未離開就已開始思念。「想四哥的時候，就給四哥寫封家書，只要四哥得閒就給妳回信。」

她輕哼了聲，把臉輕輕貼在他頸上，吭也不吭一聲。

誰要給他回信，當她閒的嗎？